

## 摩根×黑呆

暑假中的某个阴沉晦暗的周末，从早上开始天色就压抑得几乎伸手就能摸到半空中那厚实的乌云，空气潮湿滞重，叫人透不过气。

摩根觉得这次约会最后会这么糟心有一小半得怪这该死的天气，另一大半则是要怪那个因为她不肯配合着吹牛皮就不欢而散、甚至在约会告吹之后都不肯开车把她送回家的吝啬男人。

而老天爷仿佛还觉得她的心情不够坏，在摩根踩着高跟鞋往回走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道路顿时变得泥泞起来，潘德拉贡家的宅邸又好死不死地在半山腰上，摩根最后只得打着赤脚拎着那双华而不实的约会用绑带细高跟徒步走回来，顺便在心里把今天的约会对象打叉拉黑诅咒一百一千一万遍。

空荡荡的大房子一如既往的没什么人气，浑身淋得湿透的女人在玄关坐下来，一边很没形象地揉着她那双饱受摧残的可怜脚，一边扬声叫：“阿尔托莉亚？阿尔托莉亚？”一连叫了好几声都没有回应，她在黑漆漆空荡荡的玄关里独坐了一会，觉得休息得差不多了才扶着鞋柜站起来，准备去给那个不知道窝在哪个角落里装聋作哑的讨厌的妹妹找点麻烦。

和房子里其他地方一样，书房里同样也没有开灯，阿尔托莉亚倚坐在飘窗上，举着一本父亲勒令她要在下周的家族集会前背熟的家谱，就着窗外惨白发灰的天色有一搭没一搭地看。

一只湿淋淋的胳膊突然从后面伸出来一把搂住她的肩，紧接着她的整个上半身都被搂进一个湿透了的柔软怀抱。

“阿——尔——”摩根轻柔的声音听起来很是有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她贴在阿尔托莉亚耳边恶狠狠问，“刚刚叫你为什么不回答？”

有着淡金的发色与瞳色的少女扭过头，冷淡地瞥了淋成落汤鸡的自家姐姐一眼，懒洋洋地反问：“你约会就约成这幅样子啊？”

“因为突然下雨……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我刚刚在玄关叫你你不可能没听见吧？”

“不是说晚饭以后才回来吗？我以为我幻听。”

随意敷衍又戳人痛处的理由，很有这个人的风格。摩根只觉得额角青筋直跳，正当她

脑海里飞快地转过无数个反击办法的时候，被她紧紧搂住的人已经不耐烦地挣扎起来：

“松手。”

阿尔托莉亚在家里穿得是轻薄的黑色吊带背心，浑身上下都湿透的摩根只是抱了她一会儿的功夫，她就已经感觉到背心被润湿了一片，除此之外更加让人感觉异样的还有姐姐紧贴着自己肩背的柔软胸脯。两个人散发着热力的肌肤隔着湿透的布料紧紧熨帖在一起，让从小就不习惯和别人太过亲近的阿尔托莉亚十分不自在。

眼尖地注意到阿尔托莉亚苍白的脸颊居然罕见地泛起了淡粉，觉得已经找到最佳反击方式的摩根冷笑着收紧胳膊，语气温柔而险恶：“我看你闲着也是闲着，不如陪姐姐一起去洗个澡？”

糟糕，结果贴得更近了，好像——好像连那里的形状都变得更加清晰了。

“要洗你自己洗，干嘛要拉上我？松手。”阿尔托莉亚语气坚决脸色冷漠，背也僵硬地挺得笔直。

“你衣服都湿透了，不洗也得洗。”可惜摩根的口气更加不容反驳，义正辞严得仿佛把阿尔托莉亚衣服弄湿的不是她似的。

深感继续这种无谓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阿尔托莉亚深吸一口气，平静地说：“好，我洗，你先松手。”

“叫姐姐，我就松手。”

“.....”

“快叫！”语气又变得凶恶起来。

“.....姐姐。”

“真乖，么么哒~”

片刻后阿尔托莉亚阴沉着脸抬手摸着刚刚被姐姐“么么哒”过的左脸颊，一边被半拉半拽着进了摩根房间里的浴室。

“阿尔这几年好像都没什么变化呢？”

浴缸的水龙头汩汩放着温度适宜的热水，摩根站在淋浴的喷头下梳理着及臀的淡金色长发，促狭地瞥了一眼即使是坐在浴缸里都身姿笔直的阿尔托莉亚的胸口。

“自然是不如姐姐的。”阿尔托莉亚目不斜视地盯着浴室铺着洁白瓷砖的墙面，氤氲的水汽凝结在冰凉的瓷砖上形成大片细密的水珠。

“啊啦，原来你也是会说好听的话的呀？”摩根甩了甩头发，一些飞溅的水滴落在阿

尔托莉亚赤裸的肩头和胸口，微小的刺激让年轻人不自觉地吞了口唾沫。

“哼。”觉得自己被牵着鼻子走的现状着实有些狼狈过头，阿尔托莉亚没有再接话。

摩根却没这么容易放过她，一边背对着浴缸仔细打理还有点打结的发尾，一边慢悠悠地轻笑：“呐，阿尔真的觉得我的身材很好吗？”

这次她却没能再立刻听到回应，蒸腾着温热白雾的浴室里只有汩汩的水流声，又过了一会，浴缸里也响起了细微的水声，然后水流声也停下来。

“阿尔？”

“不错。”

“什么不错？”摩根扭过头看向坐在浴缸里的人。

阿尔托莉亚侧过身子，半撑在浴缸沿上的一只手托着下巴，她看着眼前挂着水珠的光洁白皙的裸背，摩根那一头半湿的金色长发一缕缕贴在其上，纤细的后腰上浅浅的腰窝在发间若隐若现。

“我说，你的身材，比起其他人来要好一点。”

“只是好一点吗？——等等，其他人？”摩根转过身，有着绿松石般颜色的狭长眼眸危险地半眯起来，“你——看过很多人的？”

“当然，”阿尔托莉亚先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点了点头，然后脸上露出了和先前的摩根一模一样的促狭坏笑，“只是没见过脱得这么干净的而已。”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摩根盯着那双坦荡里带着狡黠的金色眼睛半天，轻笑一声，梳头发的手终于又动了起来，“成天板着脸，结果原来也是会对女人油嘴滑舌的闷骚么。”

一阵短暂的沉默，气氛却被发酵得愈发古怪。

浴室里蒸气氤氲。

“哦？原来姐姐也是有自觉的啊——”身后传来一阵水声，摩根没有回头，这大概是阿尔托莉亚从浴缸里起身的动静，逼近的声音拖长了语调慢吞吞地说着很像是废话的话，“关于你对我来说也算是个女人这种事，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摩根还在等着下文，然后就被阿尔托莉亚从后面圈在了墙上。

“姐姐，真的不是在勾引我吗？”她凑到姐姐的耳边，语气难得的亲昵。

柔软湿滑的肌肤贴在一起传递着渐渐升高的体温，摩根的一只手还握着梳子撑在滑溜的瓷砖面上，意料之外的失控场面让她身体有些僵硬，脑子里的混沌却渐渐有了形态，犹如一阵黑色的风暴迅速席卷了全身。

“那你这算是被我勾引到了吗？”故意掺进妩媚的语气无比镇定，阿尔托莉亚注意到

摩根的僵硬只在片刻间就消失了，这让她有些不知从何而起的不悦。

她一时没有再说话，但这样的沉默和那些随着呼吸一阵阵拂在脸侧的热气让仿佛已经放弃了忍耐什么的摩根敏感地微颤起来。

过近的距离使得阿尔托莉亚迅速捕捉到对方细微的变化，于是她低低笑起来，柔和的笑声愉悦而暧昧，她将手掌覆上摩根那只还攥着梳子撑在墙上的手，修长的手指轻柔地摩挲着姐姐手背上光洁细嫩的肌肤。

“如果我说是呢？”

摩根在她怀里扭过脸，柔软的嘴唇不可避免地擦过阿尔托莉亚的嘴角，她也笑起来，唇间吐出的热气与阿尔托莉亚的呼吸交织在一起。

注视着她的淡金色眼眸瞳孔微缩，随即阿尔托莉亚便毫不犹豫地贴得更近，吻住了姐姐近在咫尺的娇美红唇。

摩根从阿尔托莉亚掌下抽出手，随手扔掉梳子，然后反手向后勾住对方湿漉漉的脖子，加深了这个吻。

唇舌热烈地交缠，两个人的呼吸都渐渐急促起来，阿尔托莉亚不知不觉已经将摩根压在了墙上，她抵着对方撑在墙面的手背十指紧扣，另一只手则顺着柔软平坦的小腹向上，以掌心托起摩根胸前颇具分量的浑圆或轻或重地揉捏。

只不过这姿势对于摩根来说还是太别扭，没一会就觉得脖子快要拗断了，只得气喘吁吁地结束了这个吻，阿尔托莉亚也没有勉强，只是亲了亲她的脸颊，手上动作不停，又低下头将细碎绵密的吻印在她的颈侧和肩头。

“.....要做吗？”成熟柔媚的女声透着情欲的微哑。

更加压抑的低沉喘息从身后传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对方贴在她臀上温热结实的腹肌，以及小腹下渐渐变得坚硬的灼热存在。

就像她一贯的行事风格那样，阿尔托莉亚直接用行动回复了摩根的问题。

“嗯.....阿尔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呢？”抵在腿间摩擦的灼热肉物有着超出预料的大小，摩根调笑着收拢腿根夹了她一下，顿时让身后的人发出难耐的吸气声，腿间的硬物似乎又胀大了一些。

阿尔托莉亚单手捏住摩根的腰迫使其微微下塌，摩根配合地动作，朝着她挺起了臀。

纤细腰肢下压出惊心动魄的曲线，衬得白皙丰润的臀越发挺翘，阿尔托莉亚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疯狂叫嚣着要狠狠地占有眼前这个迎合她的女人，原本就已经所剩无几的理智被欲火烧成了飞灰荡然无存。她俯下身，将蓄势待发的顶端抵上潮湿丛林中湿热柔软的花瓣，而后挺腰，一寸寸地将自己挤进那柔软紧致得不可思议的曼妙之地。

在她刚刚进入一小截的时候摩根就仰起脸发出了阵阵呻吟，她的身体也随之收缩，狭窄的入口紧紧箍住性器的顶端吸吮，阿尔托莉亚后腰发麻，她绷紧了腰腹继续挺进，直到小腹啪地撞上摩根的臀。

“哈啊.....太.....太深了.....阿尔.....”几乎要抵进宫口的粗长性器撑得摩根生痛，她喘息着想要往前好让阿尔托莉亚退出去一点，可是整根都在被深深含住的阿尔托莉亚正舒服得头皮发麻，一发现她有退却的意思就连忙抓住了她的腰再度深深顶进来。

动作间肉穴中层层媚肉与入侵的肉棒互相摩擦，两个人都舒服得呻吟起来，阿尔托莉亚更是迅速自学成才，牢牢固定住摩根的腰开始律动，一边抽插还一边变换着不同的幅度和角度，寻找着让两个人都觉得最舒服的方法。

浴室里氤氲的水汽不断蒸腾，两个人的身体上都沾着许多水珠，有些是原本就有的，有些则是后来水汽凝结出来的。这些晶莹的液体在摩根的身体上蜿蜒着流淌，有的沿着背脊的凹陷处流下来，在微塌的腰窝中汇聚，然后随着臀部摆动的动作从股沟溢出去，因为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部分而分流，最终混合了交合处溢出的滑腻体液，顺着阿尔托莉亚的腿根淌下去。

初经人事的少年人说不上有什么技巧，也不懂得太多花样，只有一腔平时无处发泄的充沛精力。在不知道几百下的进出后，扶着墙的摩根终于颤抖起来，在她发出了几声急促的短暂呻吟的同时，包裹着阿尔托莉亚的甬道也骤然紧缩，从深处涌出的大量蜜液浇在敏感的冠头上，本就已经饱受刺激的阿尔托莉亚只觉得腰间猛地一麻，然后就低声闷哼着趴到了摩根背上。

刚刚保持了太久没动的姿势让摩根觉得有些腰酸腿软，她扶着墙直起身子，随着她的动作，阿尔托莉亚刚刚才释放过的性器也软软地从穴口滑脱出来，带出了几缕浓白的精液垂落在浴室的地面。身后的人仍在喘着气，却已经自觉地抬起手半扶半抱住姐姐，让她靠在自己怀里休息。

少女温暖柔软的胸口靠起来还算舒服，还沉浸在高潮余韵中的摩根抬手摸了摸阿尔托莉亚的脸，大约是刚刚的性事让阿尔托莉亚很是舒服惬意，不仅由着摩根摸她，甚至还歪头在姐姐掌心里蹭了蹭。

“抱我去床上，阿尔。”摩根靠着她喃喃说。

窗外的雨仍然淅淅沥沥下着，只是没有先前那样瓢泼般的气势，微弱的天光透过窗子融进室内的晦暗中，宽大的床铺上沾着斑驳的水迹，从浴室出来之后没多久就再度紧紧纠缠在一起的两具雪白躯体将黑色床单碾出无数褶皱。

粗重的呼吸声中偶尔会响起一两声低哑的呻吟或呢喃，蒸腾着热气的光滑肌肤彼此起伏摩擦，大腿压大腿小腿勾着小腿，目光所及之处尽是赤裸肉体之间最图穷匕见的触碰和挤压。

阿尔托莉亚翻了个身将摩根抱到身上，女人气喘吁吁地趴在她汗湿的胸前半支起身，金砂似的长发从光滑洁白的背脊上滑落，阿尔托莉亚来回地用力摩挲姐姐腰侧和背脊上细嫩的皮肉，指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夹到一缕丝绸般顺滑的长发。

摩根则抚摸着她的脸颊低下头来与她接吻，嘴唇甫一相接便迅速变为了更为深入激烈的湿吻，双方的舌头勾缠着，彼此都急切地吮吸吞咽却又分明什么都没吞下去。摩根一边和她接着吻一边摆动腰臀，阿尔托莉亚深埋在她体内的性器一刻不停地挺动，又深又重地在里面捣弄，顶得她小腹又胀又酸，可也让她爽得恨不得对方再粗暴些。

少年人的欲望总是来得炽烈又急迫，她们不知疲倦地做着，不顾一切地纠缠在一起，在对方身体上没完没了地留下属于自己的各种痕迹。

天色渐暗，越来越黑暗的室内有着和外面一般潮湿的空气，但却更加闷热，几个小时过去，床上的两个人仍然纠缠着，却已经一同再度处在了高潮的边缘。

阿尔托莉亚压住她的姐姐大力抽插，女人尖叫着用她那双修长的白腿缠住不断挺动的劲瘦腰身，最终在她的妹妹深深抵进去射精的时候长长呻吟着达到了高潮，也是在这时候摩根狠狠咬住了阿尔托莉亚的肩，尖利的虎牙深深陷进年轻而富有弹性的光滑肌肤里。

肩头的疼痛刺激得阿尔托莉亚闷哼起来，射精持续了好一会才结束，她背脊发麻又浑身舒畅，她把脸埋进摩根颈窝深深吸着气，姐姐的身体上有着和她一样的沐浴乳香味，但闻起来却又有微妙的不同，那是一种会让她血脉贲张的性感气息，是成熟女人身上特有的香气。

阿尔托莉亚闻着这香气，躁动的身体却渐渐平静下来，因为是第一次又不知节制地做了太久的缘故，她趴在摩根身上，只觉得腰部以下都又酸又软，一点力气都没有。阿尔托莉亚休息了一会才挣扎着半支起身，低头看向身下姐姐的脸，房间昏暗的光线里那张漂亮的妩媚面孔也有些模糊不清，唯有一双绿松石般的瑰丽眼眸反射着微光，正与她对视。

尽管已经很累了，但阿尔托莉亚还是忍不住去亲吻那双似乎能勾魂摄魄的眼睛，低声呢喃：“真怕我有一天会死在你身上……”

此刻摩根也没好到哪里去，她浑身上下的每一寸肌肉都酸软得不行，被阿尔托莉亚压着更是几乎动弹不得，原本瞪着身上的人指望她能自觉点从自己身上下去，结果她那个闷骚的可恶妹妹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这可比什么夸奖都更能叫她心花怒放。

心情一好，摩根也不急着让阿尔托莉亚下来了，还不紧不慢地调笑起来：“这可说

不准哦——我的好妹妹~”

虽然到最后阿尔托莉亚也都活得好好的，但在那个夏天之后的许多年里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以至于她每每想起那次和姐姐之间暧昧不明的对话，都会有种一语成讖似的惊心动魄之感。

“喂，你发什么呆啊？”银发红眸的小女孩坐在她膝头，正不满地用手在她眼前晃动，“喂，喂？”

阿尔托莉亚握住她的小手：“只是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

“所以呢，你为什么不喜欢下雨天？”伊莉雅却仍然惦记着先前的话题，追问道。

“倒不是不喜欢，只不过，有些雨天会让我想起一些比较丢脸的回忆.....”

“什么回忆.....唔！干嘛突然亲我？！”

“因为伊莉雅太可爱了，忍不住想亲一下。”

“!!! (//////)”